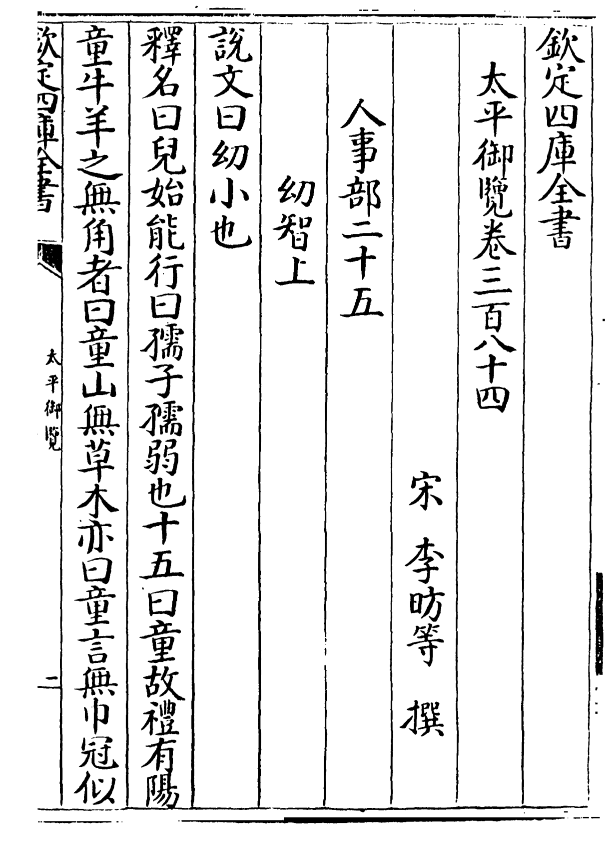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四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五

幼智上

說文曰幼小也

釋名曰兒始能行曰孺子孺弱也十五曰童故禮有陽童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草木亦曰童言無巾冠似

之

左傳僖下曰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於蔿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飲之酒蔿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且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

又曰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王孫滿尚幼觀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脫易也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

又成公下曰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殺厲公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悼公周生十四年矣大夫逆於清源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令也立而不從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恭而從之神之所福也傳言少而有才所以能自固對曰羣

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

戰國策曰文信侯疾故使張唐相燕弗肯行少庶子甘羅請行之文信侯叱去甘羅曰夫項槖七歲為孔子師今臣年十二君其試焉奚遽言叱乃見張卿而行之

又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其母曰汝朝出而晚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汝事王王出走不知其處汝尚歸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中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

齠齒

史記曰項羽擊陳留外黄不下數日已降項王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黄令舍人兒年十三往說項王曰彭城强刼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黄

漢書曰賈誼洛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書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愛之乃言賈誼年少

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名以為博士

又曰翟方進汝南上蔡人年十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為小吏號遲鈍不及事數為椽吏所辱方進自傷乃詣京師受經學

後漢書曰任賢字長孫南陽宛人也年十二為諸生學於長安明詩易春秋顯名太學學中號為任聖童

續漢書曰黄琬字子琰江夏人少失父母而辨慧祖父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師不見梁太

后詔問所蝕多少琬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後深奇愛之時司空盛元疾瓊遣琬候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到府元發書視畢徵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舉手對曰蠻夷猾夏責在司空

又曰應奉字世叔聰明自為童兒及長凡所經歷莫不暗記讀書五行並下

又曰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為縣吏得罪令收將殺

之恢時年十一常於府寺門晝夜號泣令聞之即解其父

又曰陳蕃字仲舉汝南平輿人年十五常閑處一室而庭宇蕪穢父友同郡薛勤來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賔客蕃曰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東觀漢記曰馬援字客卿幼而岐嶷年六歲能接應諸公專對賔客嘗有死罪亡命者來過客卿逃匿不令人知外若訥而沉敏兄甚奇之以為將相器故以客卿字

馬
又曰班固字孟堅年九歲能屬文誦詩賦及長遂博貫載籍九流百家之言無不窮究學無常師不為章句大義而已性寛和容衆不以才能髙大諸孺以此慕之
又曰丁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鋭布衣荷擔不遠千里
又曰張堪字君遊年六歲受業長安治梁邱易才美而髙京師號曰聖童

又曰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年十三能誦詩授業長安時上亦遊學京師禹年雖幼而見上知非常人遂相親附及漢兵起即策杖北渡追及上於鄴

又曰承宫瑯琊姑蘇人少孤年八歲為人牧猪鄉里徐子盛明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宫過其廬下見諸生講誦好因棄其猪而聽經猪主怪其不還來索見宫欲笞之門下生共禁止因留精舍門下樵薪

又曰魯恭父建武初為甘陵太守卒官時年十二弟平

年七歲晝夜號踊不絶聲郡中賻贈無所受歸服喪禮過成人

又曰吳祐字季英陳留長垣人父恢為河南太守祐年十二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濵其俗舊多珍怪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橐邀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又曰和熹鄧后年五歲太夫人為斷髮夫人年耆目冥

幷中后額雖痛忍而不言左右怪問之后言曰難傷老人意故忍之

又曰黄香字文强江夏安陸人年九歲失母慕思憔悴幾殆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博覽傳記京師號曰日下無雙江夏黄童

英雄記曰曹純字子和年十四喪父業富於財僮僕使人以百數純綱紀督御之不失其理好學問敬愛學士學士多歸焉由是為遠近所稱年十六為黄門郎

漢雜事曰陳寔字仲弓漢末太史家占星有德星見當有英才賢德同遊者書下諸郡縣問潁川郡上事其日有陳太邱父子四人俱共會社小兒季方御大兒元方從抱孫子長文此是也

魏氏春秋曰袁氏之敗也孔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融被收二子年八歲時方奕棋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

魏志曰鍾會字士季潁川長社人太傅繇小子也少敏惠夙成中護軍蔣濟著論曰觀其眸子足以知人會年五歲繇遣見濟濟甚異之曰非常人

又曰賈逵字梁道河東襄陵人自為童戲弄常設部伍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為將相口授兵法數萬言

又曰楊俊同郡王象少孤特為人僕隷年十七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因被撻楚俊美其才質即贖象至家聘娶立屋然後與別

又曰劉巽字恭嗣南陽安衆人年七歲戲講堂上潁川司馬徳操撫其頭曰孺子孺子黄中通理寧自知不

又曰司馬朗字伯達河内温縣人年九歲人有稱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者不敬其親客謝之十二試為童子郎

又曰王粲為中郎蔡邕見而奇之時邕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塡巷賔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及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為王公孫也有異才

吾不及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

又曰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祖父寔父紀叔父諶皆有盛名羣為兒時寔常奇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

又曰常林字伯槐河内温人年七歲父黨造門問林曰伯先在不汝何不拜林曰對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

又曰曹休字文烈太祖族子年十餘歲見太祖太祖謂

左右曰此吾家千里駒也使與文帝同止見待如子常從征討使領虎豹騎

又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年四歳求師就學人有辱其師者殺之由是以烈氣聞

吳書曰虞翻少好學有才氣年十二客有候其兄者不過翻翻追與書曰僕聞琥珀不拾腐草磁石不受曲針過而不存不亦宜乎客得書異之

又曰沈友字子正吳郡人年十一華歆行風俗見而異

之因呼沈郎可登車語乎友遂巡却曰先生銜命將以裨補先王之教齊風俗也而輕脱威儀猶負薪救火無乃更崇其熾乎歆慙曰自桓靈來未有幼童若此者

又曰陸績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與績績懷三枚去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賔客而懷橘乎績跪荅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

蜀志曰諸葛亮子瞻字思遠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嫌其早成不為重器耳

晉書曰王戎幼而頴悟神彩秀徹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目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年六七歲於宣武場觀戲猛獸在檻中虓闞震地衆皆奔走戎獨立不動神逸自若魏明帝於閣上見而竒之

又曰王澄字平子生而警悟雖未能言見人舉動便識其意衍妻郭性貪鄙欲令婢路上擔糞澄年十四諫郭以為不可

又曰中宗太子紹幼而聰哲年數歲常置中宗膝上會

長安使來中宗因問曰汝謂日與長安孰遠對曰日遠中宗問其故答曰不聞人從日邊來遠可知耳中宗異之明日會羣臣又問之對曰日近中宗失色曰何異昨日之言對曰舉目見日不見長安由是益奇之

又曰王舒字允之總角時甞從伯敦敦與錢鳳謀逆而允之時飲酒帳中卧悉聞其言慮敦疑之便於卧處吐涕狼藉敦果疑遣看之見吐唾以為醉

又曰謝尚字仁祖豫章太守鯤之子幼有至性八歲風

神夙悟𩨋嵜携之送客或曰此兒一座之顔回也尚應聲曰坐無尼父焉識顔回賓客莫不歎異年十七遭父憂丹陽尹温嶠弔之尚號哭極哀既而收涕告訴舉止異常嶠甚奇之

又曰韓康伯早孤家貧年數歲母為作襦令子康伯捉熨斗謂曰且著尋為汝作裤康伯曰已足不復煩母問其故答曰如火在熨斗中而柄亦熱今已着襦皆當煖也母異之

王隱晉書曰王儉字元衛内史下邳陳邵擅名徐州邵聞儉年十四善屬文請作祝文邵謂郡客曰此生為文有可觀採命為督郵主簿邵遷給事儉每為定表

晉中興書曰謝安字安石年四歲桓彝見而歎曰此兒風神秀徹後當不減王東海總角神識深敏氣宇條暢丞相王導知之由是著名

又曰范宣陳留人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少

好學手不釋卷博覽衆書善三禮

又曰戴逵字安道譙國人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文為文手自刻字文既綺藻器亦妙絶時人莫不驚嘆知其深敏

宋書曰劉秀之字道寶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無不顛怖驚呼秀之猶不動衆並異焉

又曰王僧達幼聰敏弘為州縣僧達六七歲遇有通訟者竊覽其辭謂為有理及入訟者亦進弘意其小留左右僧達為申理闇誦不失一句

又曰徐湛之幼與弟淳之共車行牛奔車左右人馳來赴之湛之先令取弟衆咸嘆其幼而有識

又曰蔡興宗字興宗幼為父廓所重謂有已風與親故書曰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之室不與小人遊故以興宗為之名興宗為之字

齊書曰王慈字伯寶瑯琊臨沂人司空僧虔子也八歲外祖宋江夏王義恭施寶物恣聽所取慈唯取素琴石硯義恭善之

又曰傅昭六歲而孤哀毀如成人為外祖所養十歲於朱雀航賣歷𣄃州刺史袁覬見而奇之覬嘗來昭所昭讀書自若神色不改覬歎曰此兒神情不凡必成佳器

又曰顧協從祖右光禄大夫張永嘗攜内外孫姪遊武邱山協年數歲永撫之曰兒欲何戲協曰兒正欲枕石

漱流永歎息曰顧氏興於此子及長好學以精力稱

又曰顧歡年六七歲父使驅田中雀遂作黄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將撻之見賦乃止

梁書曰沈璞字道真童孺神意閑審武帝名見奇璞應對顧謂林子曰此非常兒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

陳書曰王元規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泣謂曰姻不失親古人

所重豈得苟安異趣輒婚非類母感其言而止

崔鴻十六國春秋前涼録曰辛攀字懐遠年七歳隨父

爽在京師北地程曉與之親友目攀而笑曰犁牛騂犢

孺子之謂攀曰戲及人親非雅訓也曉及衆賓大奇異

之

又後趙録曰徐光字季武頓邱人父聰以牛醫為業光

幼好學有文才年十三嘉平中王陽攻頓邱掠之令主

秣馬光但書柱為詩賦而不親馬事陽怒撻之啼呼終

夜不止左右以白陽陽名光付紙筆光立為頌陽竒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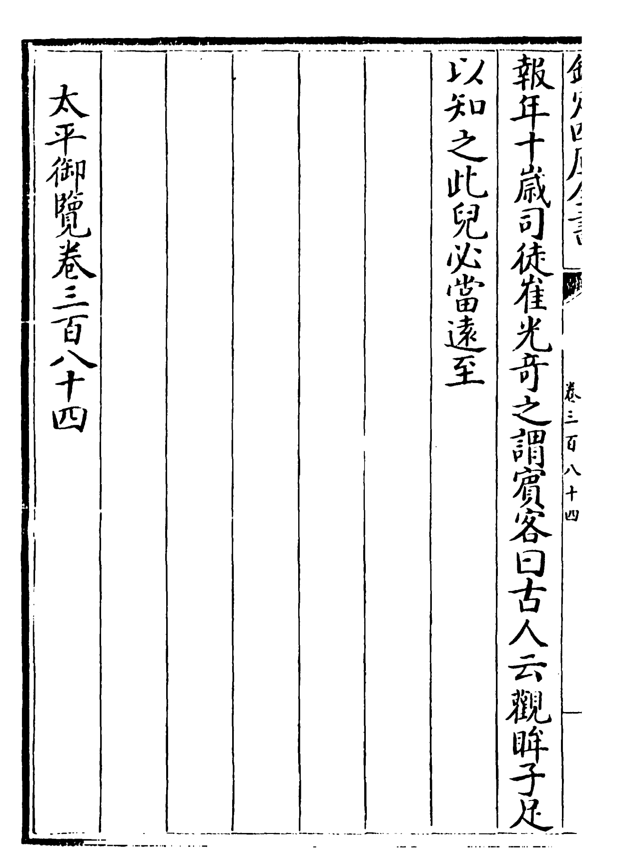
又夏録曰土谷渾拾寅者虔國之弟也年數歲猶大啼笑母氏念憂其不慧艾樹洛干曰此兒吾家驪肩騮駒伯樂尚不能目之而况庸人哉終成吾門户者必在此子年六七歲而器識不凡或謂之神童

後魏書曰裴駿字神駒河東聞喜人幼而聰恵親表異之稱為神駒因以為字駿從弟子安祖少而聰悪年八九歲就師講誦詩至鹿鳴篇語凡云鹿雖禽獸得食相

呼而況人也自此之後未嘗獨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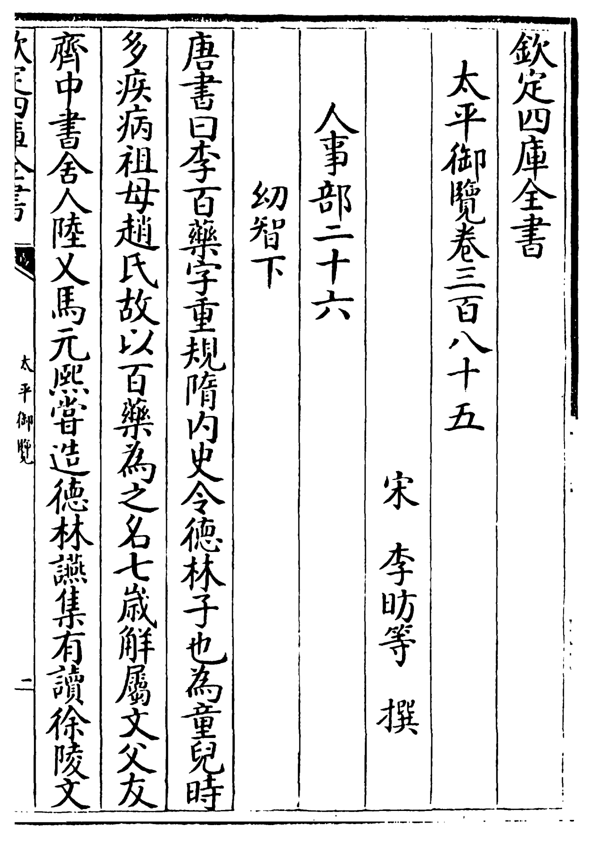
又曰任城王澄之子順字子和年九歲師事樂安陳豐初書王羲之小學篇數千言晝夜讀誦旬有五日一皆通利豐奇之白澄曰豐十五從師迄于白首耳目所經未見此江夏黄童不得無雙也澄笑曰藍田生玉何容不爾

三國典略曰趙隱字彦深年五歲母傅便孀居傅謂之曰家貧兒小何以能濟隱泣而言曰若天矜兒大當仰



報年十歲司徒崔光竒之謂賔客曰古人云觀眸子足以知之此兒必當遠至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四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六

幼智下

唐書曰李百藥字重規隋内史令德林子也為童兒時多疾病祖母趙氏故以百藥為之名七歲觧屬文父友齊中書舍人陸乂馬元熙甞造德林讌集有讀徐陵文

者云既取成周之禾將刈瑯耶之稻並不知其事百藥時侍立進曰傳稱郿人藉稻杜預注云郿國在瑯耶開陽乂等大驚異之

又曰褚亮字希明幼聰敏好學善屬文覽無所不至經目必記於心喜遊名賢尤善談論年十八詣陳僕射徐陵與商榷文章深異之陳後主聞而召見使賦詩江總及諸詞人在坐莫不推善

又曰陳叔達陳宣帝子年十餘歲侍宴賦詩十韻援筆

便就僕射徐陵甚奇之

又曰劉仁軌尉氏人也幼少恭謹好學遇隋末喪亂不遑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由是博涉文史

又曰權德輿生四歲能屬詩七歲居父喪以孝聞十五日文數百篇編為童蒙集集十卷名聲日大

又曰蔣義字德源史官吳兢外孫以外舍富墳史幼便記覽不倦七歲時誦庾信哀江南賦數遍而成誦在口以聰悟強力聞於親黨間

又曰高郢子定幼聰警絶倫七歲時讀尚書湯誓問郢曰奈何以臣伐君郢曰應天順人不為非道又問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是順人乎父不能對

列子曰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日問其故一小兒曰我以為日始出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一兒曰我以為日出時遠而日中近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中才如盤蓋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蒼蒼涼涼及其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

決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尸子曰蒲衣生八歲舜讓以天下周王太子晋生八年而服師曠

魯連子曰齊之辯士田巴辯於狙邱議於稷下毀五帝罪三王訾五伯離堅白合同異一日而服千人有徐劫者其弟子曰魯連連謂徐劫曰臣願得當田子使之必不復談可乎徐劫言之巴曰走弟子年十二然千里駒也願得待議於前可乎田巴曰可魯連得見曰今楚軍

南陽趙伐高堂燕人在遼國亡在旦暮先生將奈何田巴曰無奈何魯連曰危不能為安亡不能為存無貴學士矣今先生之言有似梟鳴出聲人皆惡之願先生勿復談也田巴曰謹受教明日見徐劫曰先生之駒乃飛兎腰褭也豈特千里哉

孔叢子曰孟子居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居甚崇子上不願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

大人道說敬之白也未喻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居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又曰子和為臨晋令寢疾不瘳乃命其二子留葬焉二子長曰長彦年十有二次曰季彦年十歲父友西洛人姚進先有道徵不就養志于家長彦季彦常受教焉既除喪家有先人遺書兄弟相勉諷誦不倦于時蒲坂令

許君然造其宅勸使歸魯奉以車二乘辭曰載柩而反則違父遺命舍墓而去則心所不忍君然曰以孫就祖於禮為得願子無疑答曰若以死有知也祖猶隣宗族焉父獨留此不已劇乎吾其定矣遂還其居於是甘貧研精墳典十餘年間會徒數百故時人為之語曰魯孔氏好讀經兄弟誦講可不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郭氏曰梁國楊氏子年九歲甚聰慧孔君平詣其父父

不在乃呼兒出為設菓菓有楊梅孔指以示兒此君家菓兒應聲荅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

周書曰晋平公使叔譽於周見太子晋與之言五稱而五窮

李固列傳曰固被誅弟子汝南郭亮始成童遊學洛下乃詣闕上書乞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喪不去太后聞而誅之

孔融列傳曰孔文舉年四歲時每與諸兄共食梨引小

者人問其故荅曰我小兒法當取小由此宗族竒之

又曰融十歲隨父詣京師聞漢中李公清薦直亮慕之

欲往觀其爲人遂造公門謂門者曰我公通家子孫也

門者白之公曰髙明父祖嘗與孤遊乎跪而應曰先君

孔子與明公先李老君同徳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明

公累世通家坐中數十人莫不歎息咸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偉後至曰人小了了大或未能佳少府尋聲

荅曰君子之㓜時豈當慧乎李公撫掌大笑顧少府曰

高明長大必爲偉器范曄後漢書云諳李膺也

何宴別傳曰宴小時養於魏公七八歳天性慧悟衆無智愚莫不貴異之魏武帝讀兵書有所未觧試以問宴一一分散所疑無不氷釋

邴原別傳曰原字根矩十一喪父家貧少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乃問曰童子何悲原曰一則願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師亦哀原之言而謂之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費也於是遂就書一歳之間誦孝經

論語

管輅别傳曰輅年八九歲便喜仰視星辰得人輙問其名夜不肯寐自言家雞野鵠猶尚知時况於人乎與比隣兒共戲土壤中輙書地作天及日月星辰每荅言說事語皆不常宿學耆人不能及父為琅琊顧邱長時年十五來在官舍始讀論語及易便開源布華辭義斐然是時黌上諸生四百餘人皆伏其才琅琊太守單子春雅有才度聞輅一黌之儁欲見之父遣輅造之大會賔客

百餘人輅既年少懼失精神請先飲三升清酒然後言子春大喜便酌酒獨使飲之春曰吾自欲與卿旗鼓相當於是唱大語之端遂經乎隂陽子春及衆士卒共攻刼請難風起而輅對答言皆有餘至日向暮酒食不得子春語衆人曰此年少盛有才器聽其言語正似司馬子遊獵之賦何其磥硌雄壯英神暢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於是發身徐州號之神童

傳宣別傳曰宣字世和壯地况人也年十三而著河喬

賦有文義

傳暇别傳曰暇字照先年八歲喪母號泣不絶聲自然之哀同於成人年十四歲使學疑不再問三年終誦五經皆究其義羣言無不綜覽

何禎别傳曰禎廬江潛人父他字文竒有儁才早卒禎在孕而孤生遇荒亂歸於舅氏齠齓乃追行喪哀泣合禮鄉邑稱焉十餘荒耽志博覽研精群籍名馳淮泗

杜祭酒别傳曰君在孩提之中異於凡童舉宗竒之年

六七歲在縣北郭與小兒輩行竹馬戲有車行老公停車視之歎曰此有奇相吾恨不見

徐邈别傳曰君諱邈字仙民東莞人岐嶷朗慧聰悟七歲涉學詩賦成章

趙至别傳曰至字景真代郡人流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三與母共道傍觀母曰汝先世本非微賤家也世亂流離遂爲士伍耳後能至此不至荅曰可耳便求就師讀書早起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其故荅曰

自傷不能致榮使老父不免勤苦師大異之稱其當為大器

傳暢自叙曰暢字洪迎年四歲散騎常侍扶風魯叔虎以徳量喜與余戲常解衣褶被其背脫余金環與侍者謂余當懷惜之而經數日不索遂於此見名言論甚重

孝子傳曰華光字榮祖彭城人年七歲欲見父像求畫其父形像朝夕拜謁母有病輒呼天禱祠母即瘳愈每得珍甘置父像前

劉向別傳曰楊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筭玄經不會子令作九數而得之雄又疑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

列子傳曰孔融被誅幼女七歲男九歲以其幼弱得寄他舍主人有遺肉汁男渴而飲之曰今日之渴豈得久活何賴知肉味乎兄哭泣而止或言於曹操遂盡殺之及收至女謂兄曰若死者有知得見父母豈非至願延頸就刑顏色不變

文士傳曰張惇字子純與張儼及朱異俱僮少往見驃騎將軍朱據聞三人才名欲試之曰為吾賦一物然後坐儼賦犬曰守則有威出則有獲韓盧宋鵲書名竹帛純賦席曰席為冬設簟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攸宜異賦弩曰南嶽之榦鍾山之銅應機命中獲隼髙墉據大欣悅

又曰桓驎字元鳳沛國龍元人伯父焉知名官至太尉驎精好年十三四在烏坐有宿客為詩曰甘羅十二楊

爲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叅羗等縱異世齊名驊即

應聲荅曰邈矣甘羅起等絶倫卓彼楊烏命世稱賢嗟

予蠢弱殊才侔年仰慙二子俯媿過言

又曰劉楨字公幹少以才學知名年八九歲能誦論語

詩論及篇賦數萬言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荅當其辭

氣鋒烈莫有折者

又曰阮瑀少有儁才應機捷麗蔡邕學歎曰童子奇才

朗朗無雙

又曰王弼字輔嗣山陽高平人幼聰達年十餘歳便能誦詩書讀莊老善通其意

又曰杜育童孺奇才博學能著文章心解性達無所不綜一時稱為舞陽杜孔子

三輔決録曰張既字德容為童兒郡功曹遊殷察異之殷先歸勑家設賓饌及既至殷妻笑曰張德容童昏小兒何異於客哉殷曰方伯之器也殷遂與既論霸王之畧饗訖以子楚託之

海內先賢傳曰童子汝南謝廣河南趙建年十二通經
詔以為二童應化而皆拜郎中
汝南先賢傳曰郭亮童幼之年則有尚義之心年十四
始欲出學聞潁川杜周甫精爨于長杜亮造門而師學
焉朝受其業夕已精講動聲則宮商清暢推義則尋理
釋結周甫奇而偉之
又曰黄憲字叔度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嘗至順
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悚然與之揖與語移日不

能去謂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閬所曰子國有顔子寧識之乎閬曰君見叔度耶

零陵先賢傳曰周不疑字文直長安人始嬰孩時已有奇異至年十三曹公聞之欲拜識既見即以女妻之不疑不受時有白雀瑞儒林並以作頌不疑見操授紙筆令復作操異而奇之

廣州先賢傳曰董正字伯和南海人少有令姿貧寒不戚耽意術籍志在規俗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

會稽先賢傳曰淳于長通年十七說宓氏易經貫洞內事萬言兼春秋鄉黨稱曰聖童

益都耆舊傳曰張霸字伯饒蜀郡城都人也年數歲知禮義鄉人號為張曾子七歲通春秋復欲進餘經父母曰汝小未能也霸曰我饒為之故字伯饒

會稽典錄曰王充字仲仁為兒童遊戲不好狎侮父誦奇之七歲教書數

又曰餘姚伍賤字士徵父為倉監失去官穀簿領自卒

至於死賤為執筭檢校相當由是見異號為神童

江氏家傳曰江㪤字世林年十一始知樗蒲數以為遊祖母貴為說往事有以博奕破業廢身者於是即棄五木終身不以為戲

荀氏家傳曰勖字公曾年十二能通春秋屬文從外祖鍾繇甚奇之常稱此兒當繼司空

又曰荀淑子爽字慈明一名諝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太尉杜喬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爽遂耽思

經書慶男不行徵命不應潁川爲之語曰荀氏八龍慈明無雙

華陽國志曰童子李餘涪人兄夷殺人亡命母慎當死餘年十二詣吏代母死吏以餘年小不許因自刎死吏以白令令哀傷言郡郡上書出慎太守與令以家財葬餘圖畫府庭

凉州記曰武王呂光字世明以石氏建武四年生夜有光輝舉舍異之因名曰光年十歲與諸兄弟扵里巷𨵗

軍戲羣童咸推為主割土處中部分五鄉黨皆時所宗

世說曰崔駰有文才不其縣令往造之駰子瑗年九歲書門曰雖無干木君非文侯何為光光入我閭里令見之問駰曰必兒所書名瑗使書乃書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又曰徐孺子年九歲常月下戲人語之曰若令月中無物極當明矣徐曰不然譬如人眼中有瞳子無此可不暗乎

又曰孔文舉有二女大者六歲小者五歲父眠小者床頭盜酒飲之大兒謂曰酒以行禮何以不拜荅曰偷酒那得復行禮

又曰夏侯稱字義權自孺子而好合聚衆羣兒為之渠帥戲必為軍旅戰陣之事有違者輒嚴以鞭捶衆莫敢逆父淵陰奇之使讀項羽傳及兵書不肯曰能則自為耳安能學人年十六淵與之畋見奔虎稱驅馬逐之一箭而倒名聞太祖把其手喜曰我得汝矣與文帝為布

衣之文每讌會景陵一座辯士不能答世之高士多從之遊弟榮字幼權幼聰慧七歲能屬文誦書日千言經目輙識文帝聞而請馬賔客百餘人入奏一刺悉書其鄉邑姓氏世所謂爵里刺也示之一過而使遍談不謬一人帝深奇之漢中之敗榮年十三左右提之走不肯曰君親在難焉所逃死乃奮劒戰遂歿

又曰孫盛為庾公記室參軍從獵其第二兒齊莊俱行庾公不知忽於獵埸見齊莊時年七八歲謂曰君亦復

來耶應聲荅曰所謂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又曰何晏年七歲明慧若神魏武帝竒愛以晏母在宫內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曰何氏之廬

又曰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二三魏文帝聞之語父繇曰可令卿二子來於是命見毓面有汗文帝問曰卿面何以獨汗毓對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得出

又曰王戎七歲嘗與諸小兒遊看道邊有李樹子壓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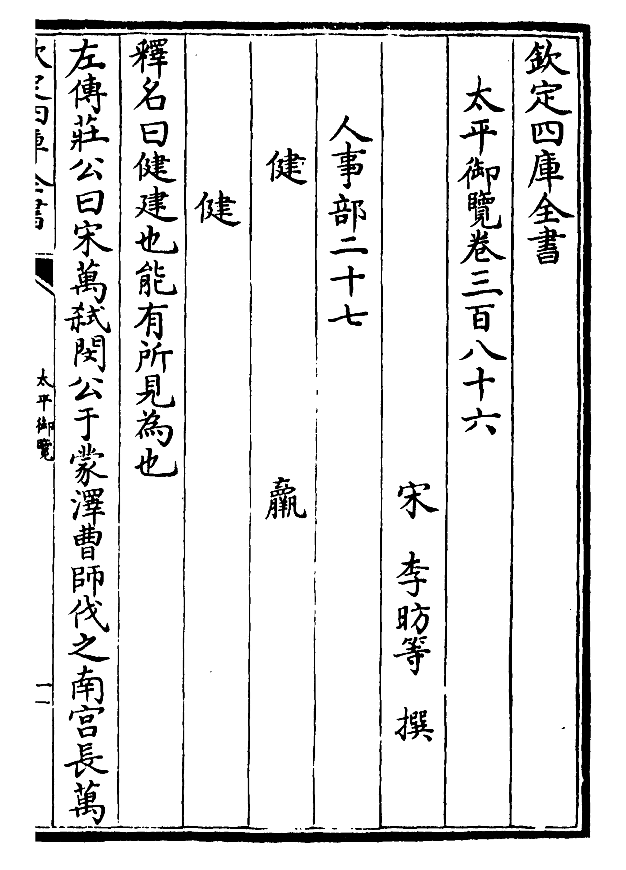
折諸兒競走取之惟戎不去人問之荅曰樹在道傍而子多苦李也取之信然

又曰王濬冲裴叔則二人總角詣鍾士季容問鍾向二童是誰鍾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二十年此二賢當為吏部尚書兾爾時天下無復滯才

語林曰孫策年十四詣袁術俄而外通劉豫州來便求去袁曰劉豫州何若荅曰英雄忌人既出下東階而劉備從西階上但得轉顧是孫足下行殆不復前矣

又曰劉道真年十六在門前弄塵垂鼻至胸洛下年少乘車從門過曰年少甚㙂堁劉便隨車問為惡為善因對曰令君翁㙂堁毋亦㙂堁上呼回反下從回反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六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七

健 羸

健

釋名曰健建也能有所見為也

左傳莊公曰宋萬弑閔公于蒙澤曹師伐之南宮長萬

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乘車非兵車也駕人曰輦宋去陳二百六十里言萬之多力宋人請南宫長萬於陳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

又曰初雩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墻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蓋覆也稷門魯南城門走而自投扳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又宣公下曰晉魏顆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

又成公上曰高固入晉師磔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

繫桑木焉以狗齊壘

又成公下曰晉楚交戰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

又襄公二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懸門發鄹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紇鄹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狄虒彌魯人蒙覆也櫓大盾也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墜

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

又哀公下曰楚白公作亂刼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

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人

而後死以効其多力豫章大木

史記曰秦王有力好戲事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

與說舉龍文赤鼎絶臏而死

又曰范睢說秦昭王曰烏獲任鄙之力成荆孟賁慶忌

夏育之勇

又曰張良常學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東遊良與客俱擊秦皇博浪沙中悮中副車秦皇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張良乃更姓名亡匿於下邳

漢書曰項羽在鴻門沛公與張良在坐樊噲聞事急乃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噲直撞入立帳下羽目之問為誰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劒切肉食之羽曰能復飲乎曰臣死且不

辭豈特巵酒也

又曰甘延壽字君況北地郁郅人少以良家子善騎射為羽林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常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

又曰淮南王長力能扛鼎廣陵王胥空手搏熊羆

又曰上官桀從武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桀桀奉蓋雖風常屬車雨下蓋御上奇其才力遷未央廄令

又曰彭城王翌身長七尺七寸驍幹過人能手舉殿梁
趋過平陽
楚漢春秋曰項梁隂養士最高者多力拔樹以擊地
東觀漢記曰盖延字巨卿身長八尺彎弓三百斤以氣
勢聞
又曰隂興字君陵為期門僕射從上出入常操小盖疾
風暴雨屏翳左右泥塗隘狭自投車下脫袴解履涉淖
至膝

又曰祭彤字次孫力貫弓三百斤入為大僕從至魯帝指子路室曰此太僕室也

范曄後漢書曰虞延字子太陳留人延生時有物如疋練直昇天長八尺六寸力能扛鼎

又曰董卓膂力過人雙帶兩鞬左右馳射為羌胡所畏

魏志曰許褚字仲康長八尺餘大十圍容貌雄毅勇力絶人漢末聚宗族豎壁以禦寇賊賊攻壁褚令男女聚石如盂者褚飛石擲之所值皆碎以牛與賊易食牛奔

還褚一手逆曳牛尾行百步賊遂不敢取牛褚後事太
祖以力如虎而癡號曰癡虎
又曰典韋陳留人形貌魁梧膂力過人
又曰吕布字奉先五原人也以驍武給并州刺史丁原
為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為飛將
英雄記曰袁紹父成字文開名壯健貴戚權豪自大將
軍梁冀以下皆與交結恩好言無不從故京師諺曰事
不諧詣文開

江表傳曰太祖與馬超單馬會語超負其多力常置六斛米囊東西走馬輒掣米囊以量太祖輕重許褚瞋目瞪盼超曰聞君有健將虎侯邪在太祖指褚超乃止太祖尋知之歎息良久曰幾為狡虜所欺

王隱晉書曰吳彥字士則吳郡人有文武材幹長八尺餘膂力絕人如虎

晉中興書曰庾闡父東以勇力聞世祖時西域遣一使胡趫𨅝音巢勇果自謂無敵晉人不敢與校世祖募求勇

敢之士惟東應募遂暴殺胡勇聞殊俗

晉令曰選三部司馬皆能力舉千二百斤以上前驅司馬

取使大戟由基司馬取能挽一石七斗以上弓

沈約宋書曰丁盱驍勇有氣力時人為之語曰勿拔扈

付丁盱

蕭子顯齊書曰張敬兒為持節督雍梁二州刺史邢盱

泊沔口敬兒舴艋過江詣晉熈王爽中江遇船覆左右

丁壯者各走餘二小吏没艙下呼叫官敬兒兩掖挾之

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

又曰東昏侯有膂力能擔白虎幢自製雜色錦伎衣綴以金花玉鏡衆寶逞諸意態

崔鴻十六國春秋秦録曰姚興將軍王奚仲驍悍有膂力去其弓稍持短兵出堡與赫連勃勃戰衆多傷勃勃乃羈縻圖之斷其水路堡民執奚仲出降勃勃謂奚曰卿忠臣也朕方與卿共平天下奚曰若蒙大恩速死為惠乃與所親數十人自刎而死

又前趙録曰郭默字元雄河内懐人世以屠沽為業默壯勇拳捷能貫甲跳三丈塹時人咸異之曰此兒必興郭氏河内陸允世之豪民望見以女妻之
又曰陳安字虎侯家世農民安少慷慨曰大丈夫當秉軒杖節安能久執犁鋤乎遂東遊京師頗學書筭讀魏書見許褚而慕之乃自字虎侯遇晉室喪亂遂憑結司馬實驍壯果毅武幹過人多力善射持七尺刀貫甲奔及馳馬

又前秦録曰張蚝本姓弓上黨法氏人也膂力過人能卻曳牛走張平愛而子之蚝於平妾知而責之蚝慙割隂以自誓遂為閹人堅甚寵之常侍左右終為名將所在有殊功稱鄧羌張蚝萬人敵也

又後趙録曰張彌字巨秦汲郡人晉永嘉中與梁臣戍武德城石勒攻之城潰彌隨例當坑大呼曰官當活健兒何以殺也曰有何健事而求活也彌曰武德西城上大聲督時警備嚴設使賊不入正是張彌勒笑曰降兒

能爾正是奇健乃赦之

趙書曰汲桑清河貝邱人年二十餘力扛百鈞呼聞數里時人服之

又曰劉靈陽平人年二十餘常期役於縣力制奔牛走及馳馬

後魏書曰孝文帝有膂力年十餘歲能以指彈碎羊髀骨

又曰元淑字買仁有膂力彎弓三百斤善騎射

又曰陳留王虔姿氣魁傑膂力絶人每以常矛短乃大作之猶患其輕後綴銅鈴於刃下其弓十倍如常人以其殊異於世虔嘗臨陣以稍刺人遂貫䝉髙舉以示於衆又嘗以一手頓矟於地騎馬偽退敵人爭取引不能出虔引弓射之一箭殺其二人摇矟之徒亡魄奔散徐乃命人取矟而反每從征伐乃率偏將先登陷陣勇冠當時

又曰衛王儀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美鬚髯有筭畧少

能舞劒騎射膂力過人弓將十石陳留公虔矟大見異時人云衛王弓桓王矟也

又曰韓茂字元興嘗從太宗征丁零時大風旌旗皆偃仆茂於馬上持幢初不傾倒太宗訝其膂力

又曰伊馥代人也善射多力曳牛却行

三國典畧曰周賀若敦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宮圍人不齊獸多越逸太祖大怒圍內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走之東山敦弃馬步逐山半掣而下

太祖大悅

周書曰韓雄河東垣人也少敢勇魁岸膂力絶人工騎射有將帥才畧

又曰竇熾字光成性寛明有偉畧美鬚髯身長八尺二寸善騎射膂力過人

隋書曰魚俱羅馮翊下邽人也身長八尺膂力雄壯言聞數百步

墨子曰紂有勇力之人生捕兕虎指畫殺人

晏子曰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

子思子曰中行穆伯手捕虎

列子曰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周宣王備禮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宣王心惑曰汝之力何以對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勝秋蟬之翼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分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公儀伯曰臣之師有南邱子者力無敵於天下而六親勿知未嘗用其力故

也

又曰魏黒夘殺邱邴章邴章之子来丹謀復仇丹氣猛形甚露計粒而食徙風而趨誓手劍以屠黒夘黒夘悍志絶衆力抗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刄披胷受矢鋩鍔摧屈而體無痕負其才力視来丹猶鶵鷇也

孟子曰有馮婦善搏虎

尹子曰中黄伯余左執太行之獶右搏雕虎唯象未與吾試願為牛與象鬭以自試

又曰飛亷惡來力角犀兕勇搏熊虎

孔叢子曰孔鮒謂陳王曰梁人有陽由者其力扛鼎伎巧過人骨騰肉飛

淮南子曰孔子勇服孟賁足躡狡兎不以力聞

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崇侯虎等舉五百石重沙二十四人

山海經曰中曲之山有櫰木食之多力

穆天子傳曰有虎在於葭中七萃之士曰高奔戎生捕

以獻天子乃命為柙而畜之東虞是曰虎牢

呂氏春秋曰孔子之勁能招國門之關（招舉也淮南子同）

又曰趙氏中山之多力者曰吾兵衣鐵甲操鐵杖以戰所擊無不碎所衝無不陷以車投車以人投人

春秋外傳曰少室為簡子右聞牛談有力請與之戲不勝致右焉簡子許之使少室為宰曰知賢而讓可以訓矣

蜀王本紀曰秦王知蜀王好色乃獻女五人蜀王遣五

丁迎女還梓潼見大虵入山穴一丁引其尾不出五丁共引蛇山乃崩

說苑曰勇士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響動於天

王充論衡曰語稱紂力能索鐵伸鈎撫梁易柱言其多力也

風俗通曰潁川張欽孟孝吳楚反與亞夫常為前鋒陷陣潰圍傍人觀曰壯哉此君欽聞自矜遂死軍

方言曰蹶𦙍力也東齊曰𨁂宋魯曰𦙍𦙍力也郭璞曰律𨁂多力貌

通俗文曰强健曰䮾音翅

曹肇別傳曰肇之弟纂字德思力舉千鈞明帝寵之寢止恒同嘗與戲賭衣物有所獲輒入御帳取而出之

石虎別傳曰虎字季龍勒從弟年十七八身長七尺五寸好弓馬射獵迅健有勇力同時等類多畏憚之

異苑曰荆州上明浦常有蛟殺人死者不脱歲昇平中

鄧遐為太守素勇健入水覓蛟曳出斬之至今不復有患

博物志曰石蕃衛臣也有勇力背負千二百斤沙

西京雜記曰江都王勁捷能超七尺屏風

任豫益州記曰元帝為丞相有力士鍾齊本吳人百斛米分為三擔擔從渚入市五六里

世說曰周處年少時凶强使氣為鄉里所患義興溝水中有蛟山中有虎並皆犯暴百姓議與人為三橫而處

劇或說處使殺蛟虎遂入擊蛟或没或出行數十里經三日夜鄉里皆謂死更相慶處竟殺蛟而出始知為人情所患處遂自為改勵終為忠臣孝子

楚辭曰魂兮來歸無上天一夫九首拔木九千言有一丈夫身有九頭强梁多力從朝至暮能拔木九千也

張衡西京賦曰烏獲扛鼎都盧尋橦

羸

說文曰羸瘦也

釋名曰羸累也恒累於人也

東觀漢記曰和熹太后遭新野君喪悲傷思慕骨力不能自勝

王隱晉書曰皇甫謐表從武帝借書上送一車書與謐謐羸病手不釋書歷觀今古無不皆綜

又曰尚書令傅咸久羸瘦上令大官給乳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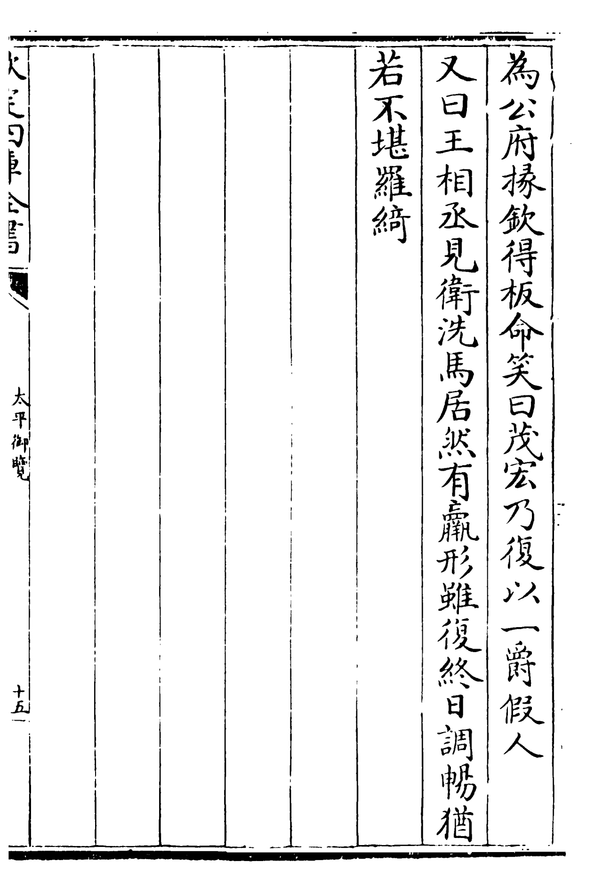
吴越春秋曰子胥與要離見於吴王要離對曰臣吴國之東阡陌人細微無力迎風則偃背風則仆大王有命

臣不敢盡死

吕氏春秋曰吴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吴王患之吴王之友曰要離謂王曰臣請殺之王曰汝拔劒不能舉臂上車不能登足汝焉能殺之要離曰請必能吴王曰諾

世説曰何晏字平叔體弱不勝重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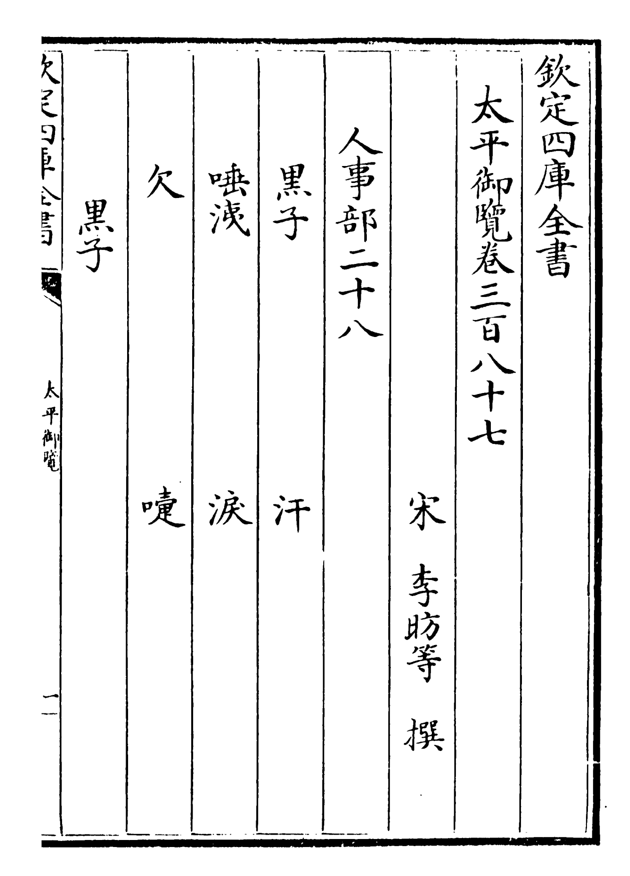
又曰李欽是茂曾第六子清貞有遠操而少羸病不肯婚宦居住臨海常往兄侍中幕下既有高名王丞相辟



為公府掾欽得板命笑曰茂宏乃復以一爵假人

又曰王相丞見衛洗馬居然有羸形雖復終日調暢猶若不堪羅綺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六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八

黒子 汗

嚏洟 淚

欠 嚏

黒子

漢書曰高祖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又賈宜傳曰今淮陽之北大諸侯僅如黑子之著面不足以有所禁禦

范曄後漢書曰黄昌字聖真遷蜀郡太守昌初為州書佐其婦歸寧於家遇賊被獲遂流轉入蜀為民妻其子犯事乃詣昌訟昌疑母不類蜀人因問所由云本會稽黄昌妻也嘗為賊所掠至此昌驚曰何以識黄昌邪曰昌左足心有黑子常自言當至二千石昌乃出足示之因

相持泣還為夫妻

楚國先賢傳曰晉耒陽顧紹字伯蕃年十八為郡門下幹迎太守許荆視荆蹠下而笑荆怒問之紹曰見明府蹠下有黑子紹足亦有之故欣然而笑

汗

說文曰汗身液也

釋名曰汗涆也出其衣涆涆然

易渙卦曰渙汗其大號

史記曰蘇秦說齊王曰臨淄舉袂成帷揮汗成雨

東觀漢記曰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故令范遷於張堪令人面熱汗出其賜堪家新繒百疋以表廉吏

獻帝傳曰舊儀三公領兵見令虎賁執刃扶之曹操顧左右汗流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江表傳曰孫權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張昭舉笏欲襃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汗出

魏志曰初太和中中護軍蔣濟上疏宜遵古封禪詔曰聞濟斯言使吾汗出流足

王隱晉書曰華表字偉容平原高唐人侍中石苞朝出表問國家如何苞曰武帝更生也表聞汗出沾背

晉書曰大司馬桓温來朝頓兵新亭召侍中王坦之吏部尚書謝安石將害之坦之恐將欲出奔謝安止之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君何所逃既見坦之前大懼倉惶倒執手板汗流沾衣安石後至從容高視良久坐定謂

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方明公何須壁後置人温笑曰不能不爾遂却兵歡語移日而罷

續晉陽秋曰桓元嘗詣會稽王道子道子已醉對元張眼屬四座云桓温作賊元見此辭勢難測伏席流汗長史謝重斂板正色曰故大司馬公廢昏立明功全社稷風塵之論宜絕聖聽

唐書曰張又新等搆李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

内與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臣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

淮南子曰今夫徭者揭钁鍤負籠土（徭役也籠受土籠也）鹽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鹹如鹽故曰鹽）

風俗通曰傳曰后稷冬墾田流汗而種田不生者人力非不至天時不與

世説曰鍾毓鍾會少有令譽年十三魏文帝聞之召見問毓曰卿何汗曰戰戰惶惶汗出如漿復問會卿何不

汗對曰戰戰慄慄汗不敢出

又曰桓公既廢太宰父子仍上表欲除之簡文手答書云所不忍言况過於言桓又重表簡文復手答云若使晉祚靈長明公便應奉行此詔若大運去矣請避賢路

桓公讀詔手戰汗流於此而止

語林曰何晏美姿容明帝見之謂其傅粉賜之湯餅晏食之汗出流面以巾拭之色轉皎然

揚雄長揚賦曰高祖韃鍪生蟣虱甲胄被汗沾

左思齊都賦序曰連衽有雲覆之陰揮汗有雨洒之濡

又吳都賦曰流汗霡霂則中逵泥濘

司馬遷書曰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

唾

說文曰唾口液也

左傳文下曰晉文公獲秦三帥文嬴請之先軫朝問秦

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

原婦人蹔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

而唾

史記曰孟嘗既廢而復用馮驩迎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曰文嘗好客遇客無所敢失文一日廢皆背文而莫顧文者如復見面文必唾面

戰國策曰趙太后新用事秦急攻之求救於齊齊曰必以長安君為質兵乃出大臣强諫太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君為質者老婦必唾其面

沈約宋書曰僕射謝景仁性矜嚴整潔居宇清麗每唾

左右人衣事畢即聽澣濯每欲唾左右爭來受之

趙書曰石虎聘崔氏為夫人無寵所愛鄭夫人有百日

女病謂崔與藥以告後石虎作威問之崔言外舍見小

子以少唾共合作實非藥也石虎乃射之一箭通中而

死

秦記曰苻朗渡江嘗與朝士宴集時賢並机唇壺㳿朗

欲誇之唾則令小兒跪而張口就唾而含出坐者謂不

及遠矣

吕氏春秋曰齊莊公之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士白縞之冠練布之衣素履黒劍從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夢也終坐不决明日名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之得之則可不得將死每朝立于衢三日不得退而自刎

又曰伍員出奔過鄭問許公許公東向唾員知所歸矣乃奔吴

莊子曰蚿謂蛇曰子見夫唾者乎噴大者如珠小者如

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

風俗通曰彭祖壽八百歲猶恨唾遠傷生

列子曰人君其尊重矣音聲振於金玉咳唾甘於醴泉

九州春秋曰公孫瓚曰始天下兵起吾謂其唾掌決

樊英別傳曰樊英既見陳畢西南向唾天子問其故對曰成都今日失火後蜀太守上火災言時雲雨從東北來故火不爲害

列仙傳曰丁次卿欲還峨嵋山語主人丁民云當相爲

作漆以甖十枚盛水覆口從之百日乃發皆成漆

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綱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綱唾盤中水即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水成獺食魚與試術事事不如

述異記曰有人乘船從下流還縣有一人通身黄衣擔兩籠黄瓜求寄載之黄衣人乞食船主與之船適至岸下仍唾盤上徑上岸直入石船主取向食器視之盤上唾悉是黄金

列異傳曰南陽宗定伯年少時夜行逢鬼問鬼所忌鬼荅曰唯不喜人唾伯便擔鬼着頭上急持行之徑至市中下着地化為羊急賣之恐其變化唾之得錢五緡

幽明録曰漢武帝在甘泉宮有玉女降嘗與武帝圍棊相娛女風姿端正帝容悅乃欲逼之玉女唾帝面而去遂病瘡經年故漢書云避暑甘泉宮此其時也

趙壹嫉邪賦曰勢家多所宣欬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蕙化為蒭

洟涙

說文曰洟鼻液也

周易離卦曰六五出涕沲若戚嗟若吉

毛詩邶柏舟燕燕曰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又谷風大東曰睠焉顧之潸焉出涕

禮記檀弓上曰孔子合葬于防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問曰爾来何遲也曰防墓崩孔子

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又曰孔子至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脫驂而賻之子貢曰脫驂於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惡夫涕之無從也小子行之

又曰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吊主人練冠侍于廟垂涕洟

又内則曰父母唾涕不見輙㓹去之

左傳襄四曰孟孫卒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

公羊傳哀公曰西狩獲麟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淚沾袍

史記曰蘇秦説鬼谷先生下淚沾襟

東觀漢記曰來歙盖延攻公孫述蜀人大懼使客刺歙未死馳告盖延延見歙悲哀不能仰視歙叱曰欲屬以軍事而乃効兒女之涕泣乎

又曰更始害齊武王光武飲食笑語如平常獨居輙不
御酒肉枕席有涕泣處
蕭子顯齊書曰魚復侯子響字雲音世祖弟四子也死
時年二十二上憐子響死後遊華林見猨對樹跳子鳴
上留目久之因嗚咽流涕
崔鴻後燕録曰秦官人光祚先入晉晉以祚為河北郡
至是來歸慕容垂見祚流洟曰秦主知我深吾事之亦
盡理淮南之敗吾効忠節每思疇昔之顧未嘗不中宵

忘寢祚亦歔欷

又曰慕容熈苻后卒制百寮於宫内設位哭令沙門素服使有司按檢哭者有淚以為忠孝無則罪之於是羣臣振懼莫不含辛以為淚焉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下淚沾襟

又曰費子陽謂子思曰吾念周室將滅涕泣不可禁也子思曰然今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涕泣不禁是憂河水濁而泣清也

邴原傳曰原五六歲過學舍而泣師曰何泣原曰孤者易感夫學者皆有父母也心願其得書故惻然涕零師哀原曰欲得何書不須費也

管寧别傳曰寧身長八尺龍顏秀目每祭未嘗不伏地流涕

三齊畧曰鄭司農常居其城南山中教授黄巾亂乃遣生徒崔琰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許堅韌異常時人名為康成書帶草

世説曰晉元帝過江飲酒王茂宏與帝有舊流涕諫之帝許之從是遂斷

語林曰王太保作荆州有二兒亡一兒還葬舊塋一兒留葬太保垂涕曰不忘故鄉仁也不戀本土達也唯仁與達吾二子有焉

素問曰肝液為淚

欠

釋名曰欠嶔也開張其口脣嶔嶔然

說文曰欠張口出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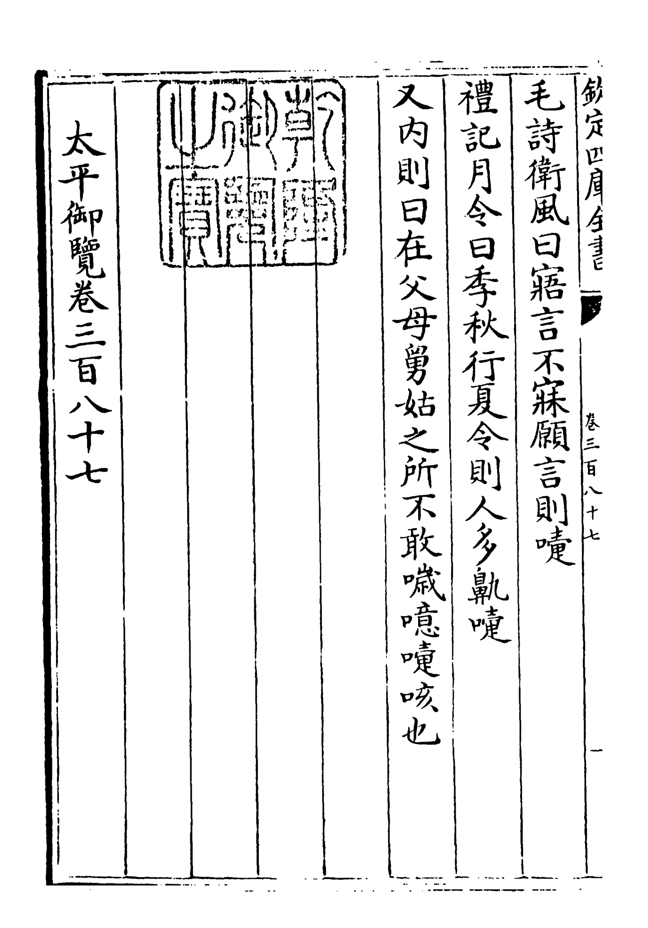
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之蚤暮侍坐者請出矣

又內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欠伸跛倚睇視

宋元嘉起居注曰尚書僕射孟顗於後堂勑見亢聲大欠有違儀禮被劾詔無所問

嚏

釋名曰嚏聲乍嚏而出也



毛詩衛風曰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人多鼽嚏

又内則曰在父母舅姑之所不敢噦噫嚏咳也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至九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葉元符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儲夏書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人事部二十九

聲 色

影 跡

聲

周書曰師曠見周太子晉太子曰吾聞汝知人年壽幸

以告我師曠曰汝色青白聲大不壽太子曰余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無言殃將及汝三年而死

毛詩關雎序曰情發於中故形聲聲成文謂之音

左傳宣四年初楚司馬子良生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

又襄三年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歌詠八風南風音微故曰不競惟歌南北風者聽晉楚也多死聲

楚必無功後楚師敗

又昭四曰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曰長叔姒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不視

春秋演孔圖曰伊尹大而短赤色而髯好俛而下聲

家語曰孔子在衛昧旦晨興顔回侍側聞哭者聲甚哀子曰回汝知此何所哭對曰非但為生離别也子曰何以知之對曰回聞恒山之鳥生四子羽翼既成將分於

四海其母悲鳴送之哀聲有似於此孔子使問哭者果曰父死家貧賣子以葬與之長訣子曰回也善於識聲矣

史記曰初楚成王將以商臣為太子語令尹子上子上曰商臣蜂目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王勿聽

又秦始皇世家曰大梁人尉繚曰秦皇為人隆準長目鳥喙鷹呼豺聲少恩而虎狼心

戰國策曰楚襄王為太子之時為質於齊懷王薨太子

辭於齊王齊王曰與我地五百里則歸子太子曰臣今有傅請問傅傅曰獻之齊太子歸即位齊使來求地上柱國子良曰王身出聲許萬乘之齊而弗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結約諸侯矣

後漢書曰盧植字子幹身長八尺二寸音聲如鐘

東觀漢記曰更始納趙萌女為后有寵遂委政於萌日夜與婦人飲讌後庭羣臣欲言事輙醉不能見時不得已乃令侍中坐帷内與語諸將識非更始聲出皆怨之

華嶠後漢書曰何𠘧字孟孫少有大志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儀容舉孝廉為謁者質拜殿中音動左右

江表傳曰闗雲長襲魯肅甘寧與雲長㑹益陽瀨淺將渡寧有所約令雲長聞之曰此甘寧聲也遂不復渡

王隱晉書曰王裒少立操尚非理不動音聲清髙辭氣雅正

漢晉春秋曰王敦為揚州刺史潘滔曰處仲蜂目已露但豺聲未發今樹之江外是見賊也

梁書曰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人有奇聲封侯相也

梁太清實録曰中宗諱繹字世誠高祖第七子也既長有壯畧奇悟聰敏博涉殆謂生知聲若撞鍾辯如河瀉

越絶書曰越栖會稽行成於吴引兵而去勾踐將降吴吴王許之子胥大怒聲若哮虎曰此越未戰而服天以賜吴其可逆天乎臣唯君王急制之吴王不聽

莊子曰曾子居衛緼袍無表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絶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决曳屣而歌商頌聲若出金石

賈誼書曰豫讓釁面變容吞炭變聲必執襄子一夕而五易處

風俗通曰聲所以有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有八者繫八風也

新序曰原憲見子貢曳杖行歌聲若金石

郭林宗别傳曰林宗儀貌魁岸身長八尺音聲如鍾當時以為准的

裴楷别傳曰賈充等治法律楷亦豫典其事事畢詔專讀奏平章當否楷善能諷誦音聲宣暢執刑書穆以若清詠焉

異苑曰陳思王嘗登魚山臨東阿忽聞巖岫裏有誦經聲清遠嘹亮深谷流響肅然有靈氣不覺歛衿祗敬便有終焉之志即倣而則之今梵唱皆植依擬所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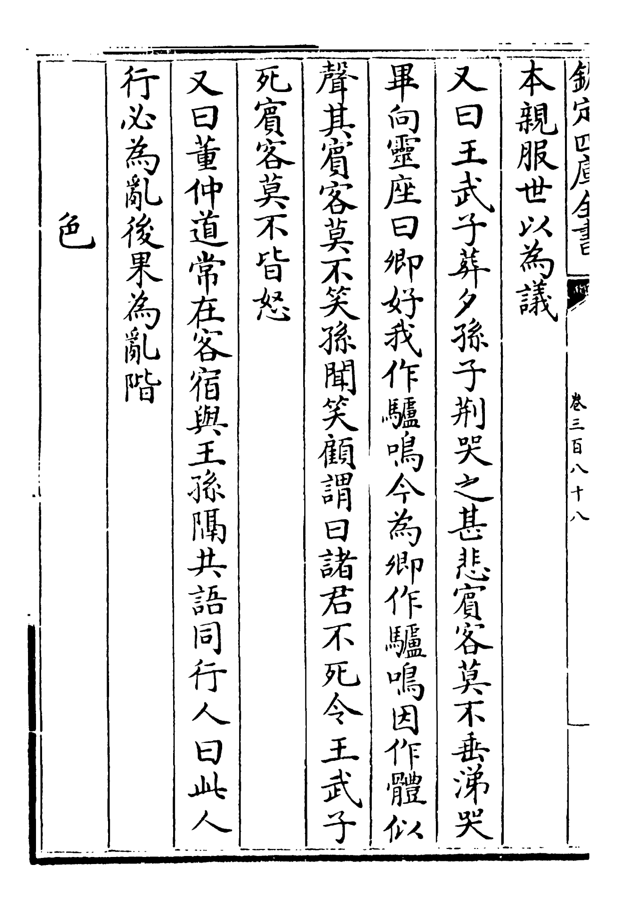
項氏始學篇注曰有龍淵者桓靈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輙往求之會解瀆侯往相至門當有至相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盡居業為償債數百萬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為天子而濟遂至司空

世說曰蔡司徒說在洛陽見陸機兄弟往叅佐廨中三

間瓦屋士龍住東頭士衡住西頭龍為人文弱可愛士衡長七尺餘聲作鍾聲言多慷慨

又曰杜預為荆州刺史鎮襄陽時有讌集大醉輙閉齋獨眠不聽人前後常醉聞齋中嘔吐其聲書然莫不側足悚慄有一小吏開便户看之正見床上有大虵垂頭床邊吐却不見人

語林曰胡廣本姓黄五日生父母置甕中投之於江流下聞有小兒啼聲往取因以為子遂登三司廣後不治



本親服世以為議

又曰王武子葬夕孫子荆哭之甚悲賓客莫不垂涕哭畢向靈座曰卿好我作驢鳴今為卿作驢鳴因作體似聲其賓客莫不笑孫聞笑顧謂曰諸君不死令王武子死賓客莫不皆怒

又曰董仲道常在客宿與王孫隅共語同行人曰此人行必為亂後果為亂階

色

說文曰晳人色白也皤老人色也

韓詩外傳曰閔子始見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其故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聞夫子切磋之教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出見羽蓋龍旂視如糞土是以有芻豢之色

尚書大傳曰撞鞮賔在外者皆金聲在内者皆玉色

禮記表記曰是故君子縗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

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

又曰君子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

又曰玉藻曰立容德色容莊

又曰盛氣顛實陽休玉色言身中氣盛顛滿若陽氣之休物玉色言不變也

又文王世子曰文王之為世子也朝於王季日三其有不安節則内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

左傳僖上曰齊桓公與蔡姬乗舟於囿蕩舟公懼變色

又定上曰衛太子蒯聵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

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見太子色變知其欲殺己

又哀上曰肉食者無墨墨氣色下

公羊傳桓公曰宋督殺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孔父存則殤公不可得殺於是先攻孔父殺之皆死孔父正色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

論語公冶長篇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又陽貨篇巧言令色鮮矣仁

又曰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慍色何如子曰忠矣

又鄉黨篇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

又曰色思温貌思恭

又曰車中不内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顔色不善則去之

又陽貨篇色厲而内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又顔淵篇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夫聞也者色取人而行違居之不疑

又憲問篇賢者辟世世主莫得而臣其次辟地去亂國適理邦其次辟色色斯舉矣其次辟言有惡言乃去

漢書曰李廣出右北平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甚也）

又曰李陵降匈奴以聞上欲陵戰死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

又曰汲黯好游俠任氣節行脩潔其諫犯主之顔色常慕袁盎之為人上方招文學儒者黯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効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

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河内與之遊者未嘗見其喜愠之色 世說同

魏志曰夏侯元格量宏濟臨斬顔色不變舉動自若

續晉陽秋曰劉毅至黒時人謂之鐵色

又曰初太宗諸繼子夭乃令扈譙卜云後房有一女當誕二男其一終大盛帝乃召相者示諸寵妾皆曰非其人又示諸婦時織坊中有一人形長色黒宫人謂之崑崙相者驚曰此其人也帝以大計幸之生烈宗

前秦録曰苻堅舉國伐晉登城而望晉軍見部伍齊整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憮然有懼色

後趙録曰延熈元年石虎遣丞相郭殷持節入廢宏為海陽王宏安步就車容色自若百官莫不流涕

春秋後語曰魏文侯謀事而當羣臣莫之逮者朝而喜色吴起進曰昔楚莊王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君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諸侯擇師王者擇友霸者自足而羣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議於朝羣

臣莫能逮吾國其幾於亡乎吾是以憂色

山海經曰不死民為人黑色壽考不死

郭子别傳曰林宗秀立髙峙澹然淵停蔡伯喈告盧子幹馬日磾曰為天下作碑銘多矣未嘗不有慙色唯郭先生碑頌無愧色耳

列仙傳曰桂父象林人色時白時黄時赤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女適裴氏用貰女為貸錢一萬久而不還女歸戎色不悅遽還錢乃釋

瀨鄉記曰老子為人黄色美眉

孫卿子曰臯陶之色如削瓜

燕丹子曰荆軻入秦秦王陛戟而見燕使鍾皷並發羣臣皆呼萬歲秦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

郭子曰盧志於衆中問陸士衡陸抗是卿何物荅曰如卿於盧毓士龍失色既出户謂兄曰何至於此彼或有不知士衡正色曰我父祖名播海内寧有不知識者疑兩陸優劣謝安以此定之

世說曰石崇要王敦入學戲見顏冋像石歎曰若與之同昇孔子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曰士處世當令身名俱泰何至以甕牖語人

影

尚書大禹謨曰惠廸吉從逆凶唯影響

東觀漢記曰西羌祖爰劍為秦所奴隸而亡藏巖穴中見焚有影象如虎為蔽火得不死諸羌以為神推以為豪

魏畧曰何晏性自喜行步顧影

山海經曰壽麻之國正立無影疾呼無響郭璞注曰言其形氣有異於人

又曰長流山神白帝少昊居之主司反影日西入則反影東照言司察之也

孫卿子曰夏首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人愚而善畏月夕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仰見其髮以為立魅倍道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卒

莊子曰有畏影惡跡而去之走者足舉逾數而跡踰多走逾疾而影不離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絶力而死不知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跡愚亦甚矣

又曰罔兩問影曰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影曰吾有待而然者耶罔兩影外之微陰也

太玄經曰老子行則滅跡立則隱影

風俗通曰陳留有富室公年九十無子取田家為婦一交接而死後生男其女誣其淫佚有兒爭財數年不能

決丞相邴吉曰聞老公子不奈寒又無影時歲八月取同歲小兒解衣裸之凡兒獨言寒日中獨無影大小歎息因與其財

抱朴子曰韓中丹久服立日中無影

列仙傳曰河間王家老舍人自言父世見元俗無影王呼着日中實無影

地鏡圖曰人行日月中無影者神仙人也與虛合體故居日月中無影履霜無跡火中無影也

跡

史記曰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而身動如孕期月而生后稷故詩曰履帝武敏歆武跡也

王子年拾遺記曰石崇篩沉水之香如塵末布置席上使所愛者踐之無跡者即賜珍珠百琲若有跡者便節其飲食令體輕弱故中國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珍珠

又曰燕王時廣延之國獻善舞者二人王設麟文之席

散荃蕪之香使二人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

述征記曰齊有盤龍山上有大脚跡姜嫄所履

盛宏之荆州記曰零陵縣石上有夸父跡

又曰湘東隂山縣北數十里有武陽龍靡二山上悉生松柏美木龍靡山有石石上有仙人蹟及龍跡傳云昔仙人遊此二山常税駕此石又於其所得仙人遺詠

太平御覽卷三百八十八